

盧嘉勒：「沒有任何生命的階段是不值得活着的。」

如果我們在法律和社會計畫的基礎上缺乏尊重受苦者、殘障者和年邁者的心態，那麼，我們漸漸地營造一個虛偽的社會，只重視某一些價值，如身體健康、有力氣、誇大的生產力和權力，而歪曲掉一個國家為之而生存的目標，即為了人類和社會利益的目的。

正如我們所知的，健康是一個理當保護的珍貴禮物。

因此，我們應當盡力讓我們和其他所有人的身體都獲得滋養和休息，儘量避免生病、意外或過量運動。

為基督徒而言，肉身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若失去健康，我們亦必須緊記，還有一種不受制於我們的健康狀況，而是受制於在我們心中熊熊燃燒着超性之愛的生命。

正是這個超越的生命，哪怕在我們生病時，也賦予我們肉身生命價值。

如果我們只以人性的眼光看待疾病，那我們只能認定生病是不幸的。

但我們若從基督徒的角度看待疾病的話，那麼，我們可以發現，疾病是我們為正在等待著我們更大的考驗而拿來進行自我訓練的機會，這更大的考驗即是在進入來世生命時所要面對的。

最近教宗不也說過疾病乃是靈性的操練，更是天主親口向我們講的道理嗎？

生病的人有著別人所沒有的財富；另一種富饒。

教會論及苦修和神秘主義時，不僅從醫學領域提到疾病，而且認為是從天主而來的淨化，因此是邁向與天主合一的小步驟。

此外，我們的信德告訴我們，一個人通過疾病可參與基督的痛苦。就此而論，生病的人就是另一位被釘十字架的基督，他或她可以為全人類的永遠得救而奉獻出自己的痛苦的最大價值。

我們在工作 and 日常生活的狂熱中，有時候會忍不住把受苦的人僅僅看作處於邊緣狀況來幫助他們，這樣他們可以迅速恢復健康，回到自己的日常活動中。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現在甚至可以做得最多，可以貢獻得最多。

生病的人可以為人類起到積極的作用，只要他們得到理解和愛。愛可以幫助他們給自己的狀況賦予意義，並留意當中的含義。

那些適用於病人的，也適用於殘障人士。身患殘疾的人也需要愛。

他們神聖的生命，就像所有其他人的生命一樣神聖，及隨之而來的尊嚴與價值，都需要得到承認。他們需要別人以人的尊嚴來看待，在人群中度正常的生活。

我們該怎麼談論年邁的人呢？

每一個生命都呼喚着愛，年邁者也不例外。

今天，由於高壽，這個年齡段的平均壽命預期長，卻成了一個問題。

由此，我們留意到社會中有一種孤立老年人的傾向，把他們看作是社會的包袱，因為他們再沒有生產力。我們把老年人當作一個可分隔的類別來講，幾乎好像我們不是在講人類。

老邁的人除了不可避免地體會到身體的衰弱外，他們還可以變得沮喪，認為自己是沒用的。

我們必須給年邁者新的希望。

暮年不外是人生的第三個階段。

生命的誕生、成長、衰退，不外就是從天主的愛而來所有生命奧跡的三個角度。

一些亞洲和非洲國家，年邁者備受尊敬，因為他們有智慧。

事實上，年邁者所強調重要的東西，正是最重要的。

我們記得聖史若望所說的。他在80歲高齡時拜訪基督徒團體。他被問及有關耶穌的訊息，總是回答說：「彼此相愛！」好像沒有別的話可講了。這句話說明他真的聚焦基督信仰的中心思想。

我們若遠離年邁者就是剝奪自己的遺產。

我們必須愛他們，重視他們的價值。

那麼，我們必須重視他們，哪怕他們生病，得重病時，從人的角度來看，似乎再沒有希望，但他們正急需協助。

在天主台前，沒有任何生命的階段是不值得活着的。